

与会学者现身说法 揭露中共“国际邪教会议”造假宣传

中共去年12月初在武汉召开“国际邪教问题研究学术论坛”。事后，2017年12月3日，新华社刊登英文文章声称，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吉尔吉斯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约30位学者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论坛，“一致同意”法轮功是一个“邪教”。

近日，两位西方学者接受了新唐人电视台的采访，以实际情况反驳了中共媒体的歪曲报导，并且分析了中共利用西方专家攻击法轮功的手段。确凿的证据令人瞠目：原来，中共媒体宣扬的国际会议上与会专家的“一致认识”，就是这样造假形成的。

与会专家指新华社捏造他们的言论

与会的加拿大专家迈克尔·科洛维尔德（Michael Kropveld）说：“我绝对没有说过任何像那篇文章中所引用的话。”科洛维尔德将其演讲稿发表在网上，以示澄清。他向记者说明，当天只有4位外国专家到场，还有2位是通过skype参加的。科洛维尔德是加拿大邪教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及创



■上：因特罗维涅；下：科洛维尔德
办人，在邪教问题上有40多年的研究经验。

另一位意大利宗教社会学权威马西莫·因特罗维涅（Massimo Introvigne），去年6月和9月分别参加了中共在河南和香港举办的“国际反邪教学术交流会”，在研究了中共提供的文件后，得出了和中共完全不

“我们相信法轮功”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第一个周末，瑞典法轮功学员来到哥德堡市中心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告知人们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正值三九天，寒气逼人，很难得的是这两天阳光明媚。路过的瑞典人纷纷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表格上签名。

有的人临走时说：“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会变得非常美好，我们相信法轮功，我们相信有神。” ◇



同的结论，并拒绝签署中共提供的声明。因特罗维涅是意大利新宗教研究中心创办人及主任，对宗教问题有着深厚的研究，在宗教社会学领域发表了几十本专著。

利用外国学者来访为迫害法轮功造势

意大利专家因特罗维涅教授说，他对中共捏造新闻的做法并不感到新鲜。因为他去年被邀去中国开会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们感到报导文章好像是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只是最后把我们的照片补上去而已。”

他表示，中共当时的一篇文章称，西方学者来的时候带着错误的观点，但这种错误的观点之后被“纠正”了。他说：“根本就没有那种事发生。”

他还披露，他们在中国期间，只允许拜访中共认可的教会信众及官方地点，只听到官方的说辞，没有听到非官方或非中共控制的对中国宗教状况的言论。

因特罗维涅认为，中共的策略就是通过编造或嫁祸案例来为它们的迫害行为寻找合法性。甚至有中共的相关文件说，需要动员西方学术界来支持其做法。

因特罗维涅指的是河南省委办公厅去年3月31日发布的一份红头文件。文件指出要“发动在美西方国家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学者、记者、侨领等爱国和友好人士发声，争取让境外媒体发出更多于我有利的声音”。

因特罗维涅认为，中共的这一套来自于共产极权的本质，就是一个极权政权的运作方式。他还表示，中共肯定有一个庞大的“假新闻系统”，用它来打击法轮功及其它被定为“邪教”、受迫害的团体。◇

【明慧网】俗话说：商场如战场。在台湾高雄开设广告公司的老板郁茹，在经商中如何跨越经商险境，感悟生意正道的呢？

净化身心 全家修炼得福报

二零零五年时因先生宏明在中山大学企管研究所进修，基于兴趣，她也常去旁听杨硕英教授经营管理的课程。杨教授曾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提到一些超常现象是存在的，并非迷信，如台大校长李嗣涔在研究“手指识字”等特异功能，且测试了“佛”、“菩萨”、“耶稣”、“法轮大法”等字显示一片光芒，这超常的现象非常吸引宏明夫妇。

于是他们到中山大学系办找到了《转法轮》这本书，并参加了法轮功九天学习班，之后就到炼功点炼功。

郁茹感受到法轮功虽然没有条条框框的戒律，但对心性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不饮酒、不抽烟、不杀生、不吃生肉，一切都以真、善、忍作指导原则，很踏实。

感悟生意正道

郁茹说：“当工作上跟厂商、顾客、同事相处时，在利益方面比较容易有矛盾冲突，会有不少考验。”

【明慧网】我的奶奶今年一百岁，红光满面，白里透红，像个七十几岁模样的人。知道的人都羡慕她长寿且健康，儿女孝顺。熟人都知道她修炼法轮大法。

奶奶出生在穷苦人家，跟我爷爷结婚后，孩子生的多，病也生的多，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就像七十多岁。听奶奶讲，在她十九岁时，得了眩晕病，晕病一来，一头摔倒，不省人事。倘若没人发现就会有生命危险。在晕倒之前什么征兆都没有。结婚后，家人都担心，怕她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晕倒没人知道人就没有了。儿女们都非常担心她的安危。为了治病，药吃了很多，便宜的药不管事了，就得吃贵的、吃有

感悟经商正道



图：广告公司老板郁茹十三年前幸遇法轮大法（法轮功），全家走入修炼得福报，几次经商险境，感悟生意正道，反转人生。

郁茹回忆，曾有一个顾客印喜帖且指定字型，可是中文在不同字体笔画会不太一样，他自己也有校对过，当印好时却对某个字不满意而要求重印，价值好几千块钱。开始时争执不下，后来郁茹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要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一下豁然开朗了。于是郁茹打电话跟这位顾客说这部分免费重印，结果顾客很不好意思，拿成品时还送了两箱葡萄过来跟郁茹赔不是，现在彼此成为不错的朋友。郁茹体会道，修炼真的就是要处

处站在他人角度想问题。

慈悲待人 化解恩怨

另一个考验，郁茹雇用了两个分店长，上班时间竟把公司案子私接，把一些公司的资源拿去私用，他们准备要自己开店，也没有跟郁茹讲。一段时间后，有一个同事看不过去，就来跟郁茹说要处理一下。

当时乍听到这个消息很惊讶，郁茹觉得自己被背叛了，内心很痛苦，于是郁茹就跟先生先讨论该怎么处理，刚开始想装一些监视器把罪证找出来，再诉诸法律，但马上闪过一个念头：“我们是修炼大法了，很多事要往高标准要求自己看问题，从修炼人角度想，感觉自己心量变大，心中充满了慈悲祥和。”

回去后郁茹召开店长会议，郁茹感谢他们这些年对公司的努力和贡献，如果想出去开店，可以把一些资源分享给他们用，当新店开张时，也会包个红包祝福他们。他们感动得流眼泪并赔不是，说他们不是要让老板公司倒闭，是有生计压力才这样。一场风暴化解了。后来彼此成为很好的友谊店，员工中也有人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而走入修炼，郁茹的店生意依然活络。◇

百岁奶奶的故事

名药店的药。她年轻时农村人富裕的不多，奶奶家经济更是困难，奶奶偏偏得了个“富贵病”，那日子过的很艰苦。

一九九八年正月，奶奶又病了，病的很厉害。那时我父母刚学法轮大法，奶奶也要炼法轮功，当时老人已是八十一岁高龄，也不识字。我父母就教她炼五套功法，给她读大法书。老人家认真听讲法录音，天天认真炼功，还说师父书中讲得真好，她也要按大法书中的要求去做，改变自己。

就这样，没多久老人什么病都没有了，腿不弯，背不驼，上下楼不用

搀扶。就是那个多年谁都治不好的晕病也好了，直到现在从来没犯过。

得福的人知道报恩。一九九九年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奶奶老人家知道法轮功是好的，知道师父和大法是冤枉的。二零零零年五月，八十二岁的奶奶站在天安门前，告诉善良的百姓“法轮大法好”，别听信谎言，她就是大法受益者，活生生的例子。

我奶奶和我父母一样，没有被迫害吓倒，坚信大法至今。奶奶百岁的高龄，至今生活自理，不受病痛之苦。一个穷苦出身，受了大半辈子罪的老太太，是大法给予了她幸福和健康。◇



荆州市监利县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八日】（明慧网通讯员湖北综合报道）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是荆楚古县，位于湖北境内，江汉平原南端，洞庭之北，与洪湖市共享美丽的天然湖区。这里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春秋战国时期，荆台、章华台的建筑艺术享誉天下；三国时期，吴国在此设卡派官，“监收鱼稻之利”，监利因此而得名。自古以来，监利之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发动迫害法轮功以来，对监利县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是令人发指。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六人：付自明、马智堂、李小敏、陈华堂、陈宏翠、项正仙。

◎付自明，男，时年三十四岁，一九九六年在大学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一身疾病不翼而飞。一九九七年七月，他被分配到监利县邮政局任会计。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付自明多次遭到绑架、关押，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劳教一年，遭沙洋劳教所狱警用八十万伏高压电棍电击等残酷折磨。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七日，付自明随单位在福建武夷山风景管理区旅游时，用蜡笔写“法轮大法好”等真相标语时被绑架。四月二十日，监利县“610”副主任姜昌洪带四个人，监利县邮政局派一个人，一起去福建将付自明劫持回监利县。四月二十二日在途中，付自明被虐杀身亡。

监利县“610”人员紧急将付自明的妻子、父亲及妹夫用车强行带往江西，强迫签字火化。家族人员无奈被迫签了字。火化遗体时，付自明的遗体用布盖着，“610”人员不准付自明的亲属靠近遗体查看，亲属只能看到遗体露出的腹部。后来据悉，付自明眼角用胶布粘着，背部有被打的伤痕，腰部有被打得青紫的印迹。

监利县“610”为了开脱罪责，

多方对家属哄骗与威逼，企图迫使亲人承认付自明是跳火车身亡的，亲人们始终不承认，坚持保住日后为他讨还公道的权力。

“610”人员见此损招不成，又打算要邮局赔偿三、四万元草草了事，他的家族人员多次找相关部门据理力争，最后由县邮政局赔偿二十万，其中还被江西铁路部门拿走两万，付自明亲人实际只得到十八万。

◎马智堂，男，时年六十岁，家住容城镇二环路，在家开店以卖机械零件为生。他先后四次被从家中绑架关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在邪党的长期迫害下，造成高血压等旧病复发，含冤离世。

马智堂于一九九八年喜得大法。修炼大法前，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胆结石等五种疾病长达十年之久，气短，不能平卧。修炼大法后，无病一身轻。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多次被监利县“610”、国保人员从家中绑架关押，强迫写“三书”，累计非法罚款达六千六百元，从来不给收据。二零零一年三月无故被劫持到监利县邪党党校洗脑班关押半个月，后又被容城派出所关押五天，罚款三千元才释放。二零零二年又遭非法抄家，发现了几本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监利县第一看守所六个月，后罚款三千元才释放。二零零三年九月，又被恶党人员绑架到监利县党校洗脑班非法关押二十多天。

马智堂每一次被非法关押期间，都被强迫不让学法、炼功，造成他旧病复发，而且“610”人员一直对他的家人隐瞒病情，家人送的饭菜、钱财全部被警察没收。因长期的迫害，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于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含冤离世。留下八十三岁高龄的老母、老伴和及正在上中学的孙儿，没有生活来源，艰难度日。

◎李小敏，男，时年二十五岁，

监利县程集镇法轮功学员。曾经患肾炎综合症，生命濒危而炼法轮功后痊愈。于二零零零年到北京上访，被监利县“610”人员绑架，非法劳教两年。因有肾病被沙洋劳教所拒收，可“610”不放人，又将他非法关押在监利县看守所五个月，随后被劫持到监利党校洗脑班（监利县“610”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私设的黑监狱）遭强制洗脑迫害两个月，数次残酷的精神迫害与肉体折磨导致旧病复发，于二零零三年十月含冤离世。

◎陈华堂，男，时年七十五岁左右，监利县汴河镇法轮功学员。曾经患多种严重疾病，医生告知将不久于人世。修炼大法后，红光满面，头发转乌。二零零一年初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非法关押于监利县看守所数月。随后被非法关押到监利县邪党党校洗脑班遭洗脑迫害两个月。二零零三年九月又被非法关押到监利县邪党党校洗脑班。以后又被非法关押于湖北省汤逊湖洗脑班。长期的迫害使乌发变白，旧病复发，于二零零六年含冤离世。

◎项正仙，女，时年七十三岁。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县“610”、镇派出所、街道办多次上门骚扰、恐吓。有一次，记者采访，项正仙讲自己以前得了一身病，到医院治不好，后来修炼法轮功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了。那记者就威胁老人说：“不能这样说，要反过来说”。老人在长期恐吓骚扰威胁下，于二零零三年三月含冤离世。

◎陈宏翠，女，时年七十岁，监利县法轮功学员。一九九六年修炼大法后，身体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的疾病无影无踪，红光满面，逢人就说大法好。陈宏翠修炼法轮功前遭邪党迫害过，当邪党镇压法轮功开始后，在高压下精神承受不住。由于失去了和平的炼功环境，又在长时间的惊恐中，于二零零三年十月含冤离世。◇

警察闻真相

前后不一样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正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在市公安局工作的老同学甲，哭诉自己的儿子得了白血病，寻求帮助。甲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其子今年二十二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方某名校，却突然确诊急性白血病。

接电话后，甲同学来到我家。一个大男人，泪眼涟涟，为儿子的病到处借钱，准备手术，需要一百万！

妻子问甲：“一九九九年后，你是在派出所工作，是否参与迫害过法轮功学员，抓人、抄家等？”他使劲低着头，一言不发。我说：“肯定迫害过。”妻子说：

“今天的遭遇就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报应。”他不认同。

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在官方和民间都明了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情况下，公然发动的。那么，借口何在？唯有制造谎言。喉舌媒体全力开动，针对法轮功创始人、法轮功修炼者，炮制了大量恶毒谎言，煽动仇恨，妖魔化法轮功。

“1400例”是中共用来打击法轮功的系列谎言。它是怎样出炉的？官方通过收买和威逼，让一些不炼功的人扮演炼功受害致死的角色，嫁祸法轮功。在这些事例中，许多人的亲友早已证实：当事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

例如，家住重庆永川双石镇双桥街70号的龙刚，一直患有精神病，后因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中共歪曲报导此事后，龙刚的母亲于2002年1月13日在明慧网刊文澄清事实：“儿子有没有精神病作为父母是最清楚的，天下

妻子说：“要想病好，必须明白大法真相，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们家三口人三退（注：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能有转机。”妻子接着给他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是什么的真相。

他听完真相，同意三退，且急于借钱。我和妻子一九九九年进京为法轮功上访多次，被单位开除，丧失了经济来源，到处找工作，现在还供儿子上研究生，冬天连供暖设施都没有，经济上也不宽裕。我和妻子商量后将家里的一万元钱给甲，并让他不用惦记着还。

我又将法轮功讲法录音、炼功音乐及一些真相视频拷在一个卡上，建议他儿子修炼法轮功。开始他非常抵触，后来听说许多人患绝症而修炼大法后起死回生，为了儿子的命，他答应让儿子学。

他哭着向我们道谢，并说他以前交往的亲戚、朋友，知道他遇难事后，打电话连

接都不接，感叹世态炎凉。

二零一二年夏天，甲的儿子在南方某医院手术后，钱花完了，一个病房七位白血病患者，只剩他一人了，无奈只有回家。

我儿子和妻子闻讯到他家教他儿子炼功，当时他儿子脸色蜡黄，有气无力，只能站十分钟，但学得很认真。

二零一四年元旦，甲携妻儿，拎着大包小包给我送礼来了，他连声道谢，告诉我他儿子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完全康复了。他妻子说：“儿子刚得病时，我修佛已经八年了，到普陀山一把一把地烧香，可就是点不着。”他儿子说：“一闭眼就看见有许多小鬼来抓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再也没有这种现象了。”我让他们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他们全家人虔诚地谢师恩。◇

1400例的由来



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诬蔑法轮功。”

“在我儿子死后，一个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炼法轮功的，把一些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上面写的念，并要儿媳妇配合他说法轮功不好的话。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他们还教我孙子说诬蔑法轮功的话。”

再看黑龙江农妇李淑贤一例。1999年7月，李淑贤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病重期间因生活贫困交不起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给家属出主意说：“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炼法轮功炼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并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李淑贤和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采访，给李淑贤的丈夫编好台词，让他照着读，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医院却没有遵守免费为其治疗的承诺，而是强制她出院。回家后没有多久，李淑贤病故。

“1400例”与不久前反邪教学术交流的造假新闻报导一脉相承，沿袭的都是中共的说谎套路，其目的都是打压良善、延续罪恶。◇